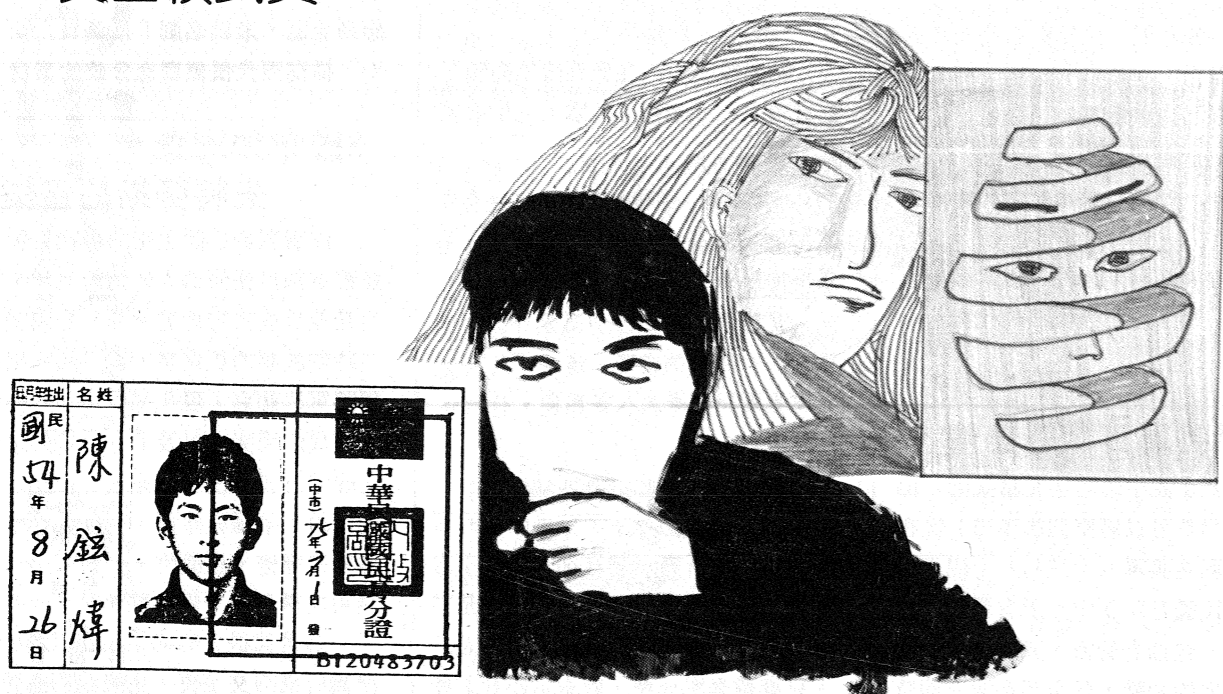


非理性的註解

——存在主義的思想體系

文□賴武賢



生存於天地之間，人需要信念、智慧、與勇氣。

信念使一個人相信自己的生命具有某種意義，因此在面臨造次顛沛之時，困辱危亡之際，依然可以鎮定如恆，大步向前邁向前去。

智慧使一個人認識自己、反省生活、洞見生滅無常的現象之中，有不可移易的本體存在，以相應於人性的價值取向之要求。

勇氣使一個人堅持信念以追求意義，服膺智慧以實現價值；更重要的是，在信念含混莫辨，智慧顯然不彰時，亦即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飄浮動盪，無所皈依時，勇氣使人能默默承受，冷靜觀察，而後把握契機，大胆抉擇，以突破荒謬之藩，展現人的尊嚴。——（註①）傅佩榮，荒謬的超越

1 ■ 哲學——人生的思考與反省

人，這天地之間特殊的、唯一的、獨立的存在，似乎也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去思索反省自己本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的生物。特別是相較於其他受本能驅使的生物而言，人所擁有的思辨的心靈與智慧，無疑也是超越一切生物的。世界分為心和物嗎？如果這樣，那麼心是什麼？物是什麼？心是從屬於物嗎？還是它有獨立的能力？宇宙有沒有任何統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著某一個目標演進？究竟有沒有自然律呢？還是我們信仰自然律僅僅是出於



□人究竟是什麼？

價值。以下，我們將以極簡短的篇幅，帶您回顧這次思潮，並重新認識這偉大的、反叛的、失落的荒謬世紀。

失落的一代——

2 ■ 存在主義的歷史背景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曾說明人類生存的環境與其哲學有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一方面，人們生活的環境在決定他們的哲學上起著很大的作用，然後反過來，他們的哲學又在決定他們的環境起很大的作用。這種貫穿人類歷史的交互作用，乃為研究哲學史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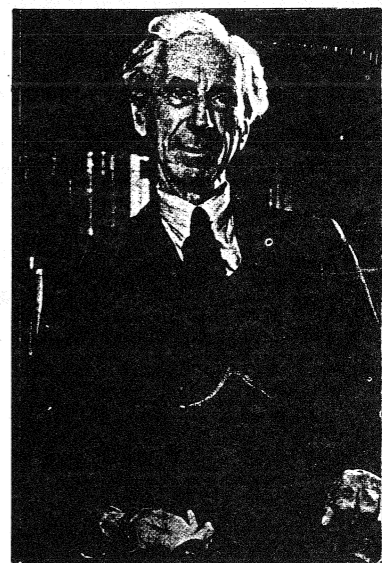
存在主義正適足以說明這樣的交互關係。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掙扎與痛苦的時代，人類的整體意識表現出來的，是信仰的虛無、與價值的淪喪。過去人們信仰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與樂觀精神不復可尋，甚至對人生命的一絲絲希望亦毫無所存。烏托邦已變成一個可笑的神話。充斥於人類世界的，只剩苦悶、孤獨、絕望與夢囈。任何處於苦悶中的人們，恐怕都想質問：生命的意義何在？！每個人也都明白：自己是失落的一代。

若欲探求失落的原因，必須直追十九世紀的種種思潮，包括達爾文的進化論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原始，陳述生物進化的理論。這項當時備受爭議並影響廣泛深遠的理論，把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從

我們愛好秩序的天性？人，是否就如現在的科學家所稱，僅僅是由各種分子組合而成的天然機器，渺小、無能地生存於一個渺小如粟滄海的行星上，還是神學家所宣稱的，是上帝的翻版？有沒有一種生活方式是高貴的？它所含的內容是什麼？如何實現它呢？「真、善、美」是永恆的價值嗎？或者說，假若宇宙乃堅定地導向死亡，這些價值仍然是我們值得追求的嗎？

這些問題，不時在所有不滿足於本能生活的人們心中反芻著、思考著，也嘗試著解答這些宇宙與人生的懸案。而數千年來，無論是東方的孔子、老莊、或西方的蘇格拉底、耶穌，都為人類創造累積了許多永恆的信念與高明的智慧。這些可貴的精神遺產，無疑正如常明的燈塔，照耀人類的行腳。

唯有「勇氣」，乃必須根據時代的「存在處境」，去思慮其主要困境與癥結，而後激發出生命的熱情，坦然自在的活出自我。在戰後蔚為一時風潮的存在主義，就是一個充滿反省意味、充滿勇氣的哲學思潮。這股曾一度席捲全世界人類心靈如同狂飈的浪潮，儘管已日漸平息，逐漸喪失它的影響力，然而在人類思考宇宙與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長久歷史中，存在主義無疑是二十世紀人類心靈的代言人；也經過這次浪潮的洗禮，也逼使人們重新去面對生命的荒謬與死亡的意義，並進而超越這荒謬而尋得生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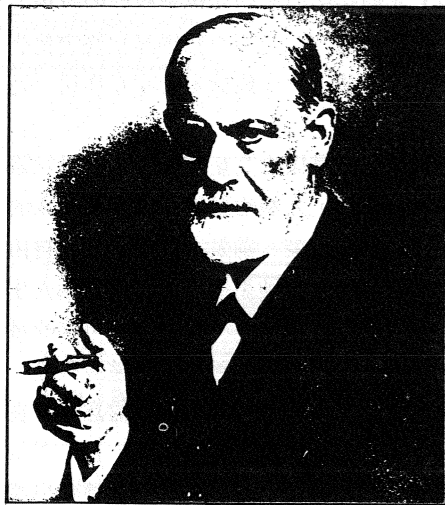
□羅素(1872-1970)

□齊克果(1813-1855)



上帝的神聖創造一把拉下成爲可笑的猿猴的子孫！人類神聖而獨一無二的形象徹底被摧毀；而上帝也真正被宣判死亡。上帝死了！許多人揚棄了對上帝的信仰，走入孤獨的行列中。

精神分析論的發展，使人類心靈首次赤裸裸的暴露在人們面前公開解剖。當人們了解一切行爲總受著背後潛意識衝動的控制時，人們迷惑了。既然人類行爲總受到原本我們原本認爲是罪惡的「本能」所操縱，那麼道德的永恒

□佛洛伊德
(1856-1939)

進步的形象被無情的破壞；人類原本抱持的理想與信念也連根動搖。不要的思緒佔據每個人的意識——沒有任何東西是永恒的。或者說，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存在的」。在戰爭中，人類的基本價值受到致命的考驗；而在戰後，這些價值也因戰爭的破壞而遭致否定。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失落了。1918年以巴黎爲中心，否定並破壞既成的傳統、權威、思想與藝術的達達主義興起了，並在孤獨、幻滅與絕望下，成爲精神虛無下的承受者與反叛者。達達一詞爲嬰兒初發聲時無意義的聲音，他們以此爲名，正是要回返嬰兒原始純真的心情。他們反抗理智、反抗知識，並以純粹的肉體感官文化爲主。我們可以在達達主義的畫布上看到無法理解、拼湊的象徵符號，沒有人能懂得達達的作品是什麼，因爲他們是幻滅的、棄絕的。沒有人能了解達達的藝術是什麼？藝術就是反藝術，就是破壞，就是毀滅！

在這樣的時代裏，對生命的荒謬性才能有進一步的體會，對人類「存在」的思考，也成了必然的趨勢！

3 ■ 存在主義的荒謬哲學

存在主義的宗師齊克果（Kierkegaard）曾說過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心不在焉的傢伙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是活著的，直到一天早晨他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死了。這才讓他猛然覺悟自己的存在。

的確，對於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來說，恐怕從未思考到生存與死亡間有這麼貼近的關係，亦導致荒謬感受之源起。趨福避禍是人的本能，而禍莫大於死亡。如果死亡這一關逃不過，則一切幸福必將落空。這是人生於世最直接的反省。一切存在主義者的出發點正是這一平實的認知。

價值是否真實存在？或只不過是張面具？在這樣的質疑下，道德的虛無主義自然趁勢而起。

除了這兩大思想外，促使存在主義開展於現代的一個重要因素，乃爲對近代機械文明讓人使向平均化、集團化的反抗，是對人類存在受到壓抑的叛逆。在一個世紀前，齊克果即預料並生動的描述這樣的情形。齊克果將這種悲慘的情形比喻成每個人只負責吹一個音的俄國農奴的吹奏樂。這種吹奏樂是二十個吹奏者每個人限定發一個音；Do就一路負責Re，Do就一路負責Re，輪到自己該發哪個音才發一個音，每個人吹的是他被分配的音。俄國農奴吹奏樂早已不是每個人的事，這恰如機械文明泯滅每個人的個性。人類的疏離在機械文明下，變得無可挽回。

當然，促成存在主義的開花結果的直接原因，則是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在殘酷的戰火洗禮之下，人類理智與

如果以死亡爲人類共同之命運，在這個前提下，可能獲致何種幸福？而這種死亡與幸福兩極對峙，最後幸福亦陷入死亡的黑幕中的生命演變過程，所激發的感受正是荒謬的起源。

由上可知，凡人必有死，而人又好生惡死，此一自發性的反抗，就是荒謬。而在這樣荒謬世界下對生命的反省與對存在的思考即是存在哲學的使命。人們開始覺醒於生命的「存在」，並關懷人類普遍的處境，並重新尋求生命的價值與出路。

一般存在主義的命題，乃爲「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人的存在是一種事實，而不是一種觀念，存在不是我們思想中某些客觀對象的反照，而是我們所經歷的生命本身——它的生存與死亡的具體實現。而一切涉及本質（essence）的知識，如果捨棄存在的主體，它便成了假定與臆說。因此，人是先「存在」，而後才造就出，衍生出其他「本質」——如人性、目的、意義、倫理等等。沒有人的存在，就沒有這些本質。人



□卡夫卡(右)，沙特(左)等人的作品在大陸掀起熱潮

的歷史與自由，只是存在過程的衍生物，人在這世界上唯一擁有的經驗，是生、是瞬息的感受、是死。我們無法憑藉人類抽象的理智或思維中，尋得一個對生命永久的安排與出路，因爲能肯定一切的，不是空洞的邏輯概念，而是具體的生命本身。

在這樣的認知下，使得我們能從抽象理性的思維世界中跳出來，重新面對生命的本身，並重新檢討生命意義與地位。而由這樣認知出發，我們可知生命是無可選擇的，也是無可逃避的，存在本身即決定生命的一切，因此存在本身即掌握全部的自由。「存在就是自由」成爲存在哲學的必然結論。

是的，當人們有別於其他無生命物質存在的「獨特存在」時，人們即掌握著全部的自由。在這全部自由中，人必須負擔起整個責任、必須自覺地選擇，也必須自覺的行動。人就是如此被投到自由裏，又是被拋棄於自由裏，沒有其他存在能代替自己作抉擇，因爲生命是無可逃避的。就像沙特在「存在與空無」中反覆所說的，「自由就是被詛咒的自由。」

「存在就是自由」說明了存在的一切。這樣結論無疑是對荒謬的世界最大的反抗與反省。這一方面固然可能導致虛無與極端的個人主義，然而存在哲學的本意乃在肯定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我們不是爲了本質而活，不是爲了上帝而活，也不是爲了抽象的價值而活。我們是爲了自己而活、爲生存本身而活。這導向的存在主義的另一命題：「存在先於本質，並永恒創造本質」。而也就在這樣的命題下，存在哲學成就了對生命意義的詮釋。

存在主義是對生命的價值與死亡的意義最澈底的反省，也是對這個虛無、荒謬價值淪喪、精神破產的世界最嚴肅的反應。諷刺的是，這樣一個充滿勇氣的哲學思潮曾一度震撼全世界人類的心靈，卻也在世界復歸平靜後逐漸喪失他的影響力。是否人類正如Kierkegaard曾說的，全是些「心不在焉」的傢伙，必須等到死亡的威脅與價值淪喪時，才能醒悟到自己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又掀起存在主義的熱潮，卡夫卡、沙特等人的著作被大量翻印而成爲年青人必讀的精神食糧。存在哲學反覆思索著人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對處於共產主義下的青年，無疑有重大的啓蒙意義吧！

最後以此文，紀念那動盪離析的時代，還有那些對生命的思索者。他們才是真正的、自由的存在。他們的苦苦思索，才是真正生命！